

# 依智高是今广西靖西县人

## ——关于依智高国籍研究之一

白耀天

**【提要】**依智高是北宋时期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哪国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论者各持有故,迄今未有定论。本文从依智高的籍贯、官地、自我体认以及当时人的识见,驳谬匡正,论述依智高是中国人而非越南人。文中引史以当时人的记载为主,据实而言。

**【关键词】**依智高 国籍 研究

**【作者】**白耀天,广西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宁,530021

依智高,是依氏族活跃在宋代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命运代表了宋代依氏族人的命运,在壮族人中甚至整个岭南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依智高敢以“蛮僚”而“犯上作乱”,在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代,封建的史家极力责难和丑化,自在情理之中。那个时候,依智高死了,留下骂名,成了遗臭千年的人物。在当今新时代里,本来是非标准、思维方式都已更新,可由于国内史学界的一些论者,一认为“依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广源州州治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故而认定依智高是越南人;二认为依智高建国僭号,意在分裂;三认为依智高旨在建立一个奴隶制的政权,是历史的倒退,从而全盘否定依智高这个历史人物。在民间,由于一部通俗历史小说《五虎平南》起了意识上的发酵作用,在壮族中除了桂西部分壮族和滇东南的壮族将依智高奉为自己的英雄先祖外,还有许多人认为依智高是“叛乱的蛮王”。与此相反,在越南的依族及老挝、泰国的民间传说中,却将依智高神化,当作英雄崇拜。其中有一些政客则意欲借依智高之名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在本世纪前期,在越南高平省会附近的邱岭山上,耸立着一座纪念依智高的庙宇,其庙联赫然为:“影着仙袍,一剑军中杀宋将;荣升李爵,千秋殿上振南朝。”“李爵”,就是交趾李朝的官爵;“南朝”,指交趾李朝。此联文旨在称颂依智高英勇博击宋朝军队,为振兴李朝作出了贡献,于是很荣耀地赢得了越南李朝册封的官爵。而我们国内,1979年4月7日《云南日报》也刊文说:“一〇五二年,越南封建军阀依智高曾建‘大南国’,侵略中国广西、广东的一些地区。”结果,在对待依智高的问题上,形成了不正常的反差:国内骂名依旧,国外奉之为英雄。

应该说,我国史学界一些论者在对待依智高这个历史人物上,被纷纭的现象所迷惑,以偏概全,没有认真地分析有关依智高的具体历史材料便遽下结论,因而不是不真实、欠公正的。

关于依智高的国籍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发表了韩肇明的《论宋代依智高是广西壮人》一文。以后周维衍、黄振南二先生又先后在《印支研究》和《广西民族研究》上发表《广源州和依智高》、《也谈广源州和依智高》、《再谈广源州和依智高》、《又谈广源州和依智高》等文,对依智高及其籍属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后,《有关依智高考实三题》和《依智高是僮犹州人》二文又见刊于1992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和1999年的《广西民族研究》上,也讨论了依智高的国籍问题。总观这些文章,正反双方关注的问题都是依智高的籍贯在哪里?他的原籍僮犹州是否隶属广源州?广源州当时是否是宋朝的辖地?笔者认为,由于考证方面的阙略,韩文和黄文沿承了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的观点,认为僮犹州在今广西扶绥县。事实上,今广西扶绥县与广源州(治今越南高平省广渊)之间,中隔左州、潭州、员州(三州在今崇左县境)、安平、思城(二州在今大新县境)、龙州(今龙州县)、思琅(在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境)等州,依智高欲起兵反交趾,怎能如《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所载的由广源

州“奔雷、火洞”，便可“复据饶犹州”呢？而且在今扶绥县与宋广源州之间，宋设有古万、太平二寨，驻兵防守，依智高由广源州“奔雷、火洞”，跨州越县，复据“位于今扶绥县”的饶犹州，能不有所惊动，能不警报交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载：皇祐二年（1050年）二月初七日，“广南西路钤辖司请于邕州罗徊洞置一寨，以扼广源州蛮贼”。罗徊洞在今广西龙州县西罗回；此“广源州蛮贼”，即指依智高及其所部。显然，无论是广源州与雷、火二洞，还是饶犹州，都是在今龙州县以西的地方，与今扶绥县相距甚远。

沈括《梦溪笔谈》卷25载，天圣七年（1029年），广源州“首领依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周先生因不知“卫职”是什么，认为宋地方行政无“卫”的建置，从而否定沈括记载的真实性。而韩文则直认“邕州卫”，主观地删去“职”字，又使沈括的记载失去了其应有的真实性，因为中国历史上在地方设“卫”肇于明代，宋朝并无“邕州卫”之设。“卫职”是宋朝的一种官称，正名为“环卫官”。《宋史》卷166《职官志》有说明：“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以下，又为武臣责降散官”。“政和中，改武臣官制，而环卫如故”，“皆空官无实”。对于输诚降附的异国异族首领，宋也常赠以环卫官称表示安抚，如对归诚的南唐李后主及内附的侬民富、依宗旦、依智会等赠以“右千牛卫大将军”或“右千牛卫将军”等都是如此。由于周先生又不知环卫官只是一种虚衔，所以他在《再谈广源州和依智高》中便发问道：景祐三年（1036年），依附于越南李朝的甲峒等州峒首领寇掠邕州思陵州、西平州及诸峒时，“宋仁宗却致书交趾王李德政‘责问之，且令捕首首正其罪而闻’。此时的广源州‘酋首’正是依存福，离他自称‘绍圣皇帝’不到三年，若是依存福任‘邕州卫职’，为什么邕州的地方官肇事，却要交趾王李德政去查办？北宋皇帝岂不是荒唐可笑？”这不仅仅是对“邕州卫职”的误解，而且是不知羁縻州首领权限即“左江之视右江，田州之视冻州，无以异于秦人之视越人，尔为尔，我为我也”（王安石《论邕州事宜》，《王临川集》卷89）的误解。难道治平二年（1065年）宋以“知顺安州忠武将军依宗旦为右千牛卫将军”（《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五》），成为“邕州卫职”，他可以越过顺安州去照管邕州辖下的其它州洞的事情吗？

鉴于依智高为“蛮僚”首领，“犯上作乱”，已为宋朝的官员们所摒弃，后来的演义家们为了使他丑上加丑，又杜撰了种种谎言付诸依智高身上，让他的事益不堪与闻，这就使记载中的依智高距离真实的依智高更加远了。比如，宝元二年（1039年）依存福被交趾李朝俘掠，至庆历八年（1048年）依智高第二次起兵反交趾，中距不过9年，说明依智高本是依存福之子，可《宋会要》却让依存福死后其妻阿依改嫁“商人”生智高。以后这个“商人”，在元人黎崱的《安南志略》里又成了“交趾商人”，这样就坐实了依智高为交趾人的说法。所以论述依智高，后人的记载仅可参考，所应重者为当时人的记载。依据当时人的记载，去其浮存其实，还其一个真实。

## 二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载：“依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与此同时，滕甫《孙威敏征南录》也记载“依氏世为广源州大酋，智高父常寇交趾”，似亦说明依智高籍属广源州。但是，依智高的对头冤家邕州知州萧注和邕州落第进士石鉴却另有说法。萧注说：“依智高父本山僚，袭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石鉴在离间结洞首领黄守陵与依智高的关系时说：依存福“以女嫁广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均见于《涑水纪闻》卷13）。这道明了依智高之父依存福并非广源州人，而是自外而来，袭杀原广源州首领而夺其权领其地，反客为主成为广源州首领的。其时间，沈括《梦溪笔谈》卷25载，“天圣七年（1029年），（广源州）首领依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或者正是在天圣七年（1029年）之前不久。因为自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广源州首领侬民富率所属的八州二洞归附以后，此十州洞即“隶入邕州”（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0），已无需重新归附，唯有外人依存福夺了其权，发生了变动，方才需要重新归附，重新授职。

既然依存福不是广源州人，那他又是从何而来？萧注说“依智高父本山僚”，“山僚”又在何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僚，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谓之山僚，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无年甲姓名，一村中唯有事力者曰郎火，余但称火。”另外，《文献通考》卷328《四裔五》引《桂海虞衡志》又说：“诸蕃岁卖马于官，道其境，必取货及盐、牛，否则梗马路。官亦以盐綵和谢之。其稍稍渐有名称曰上下者，则人蛮类。……今右江西南一带甚多。”这说明“山僚”是宋代“蛮僚”中比较后进的部分，其地多集中在右江西南一带。又石鉴离间结洞首领黄守陵与依智高的关系时说：“智高父存勳，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勳袭杀存禄而夺其地。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存勳”疑为“存福”之误。依存福“本居广源州”，似欠妥当，因为下文明说广源州是依存福后来以计夺得的，他并不是“本居广源州”。由于不当，所以南宋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卷77转引《涑水纪闻》

此段文字时删去“广源”二字,写作“本居口口州”。此“口口州”是什么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载:“初,知儂州依存福并三州之地,而卒为交趾所虏。”所谓“三州之地”,即是广源、万涯、武勒三州,说明依存福原“本居儂州”。因此,南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7 中即据《宋会要》之文演释成:“初,有依全福者知儂州,其弟全禄知万涯州,全福妻依当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杀全禄、当道,并有其地。交趾怒,举兵携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

庆历元年(1041年),依智高准备起兵反交趾李朝,自广源州“奔雷、火洞,复据儂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然后以儂州为根据地,称“云南道”,起兵反交趾李朝(余靖《平蛮碑》,《粤西文载》卷 45)。这印证了依智高之父依存福原知儂州本居儂州的说法。

由于依存福原属宋“蛮僚”中比较后进的“山僚”,他所居的地方儂州被列为在“右江溪洞之外”,尚未呈报奏明,成为宋朝的邕管羁縻州,因此当时人觉得陌生,也无法查证。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在记载石鉴对结洞首领黄守陵的谈话忘了其州,姑以“广源州”挡之,致使该谈话前后矛盾,不能自圆。江少虞知其不当,转录时删去“广源”,却因不知儂州,遂留下了“口口州”的空白。此中唯一知道依存福原“知儂州”的只有《宋会要》的作者。所以翻检与依智高同时或稍后的人的著作,只有《宋会要》一书记有“儂州”,其他都是囿囿地以“广源州首首”或“世居广源州”一语闪过,不求其细,不溯其源,不辨广源州之“依”与依存福之“依”的区别,直将“山僚”依存福之“依”等同于早在 50 多年前的宋初即已归附于宋朝的侬民富之“依”了。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关于“知儂州依存福”及依智高与其母阿依欲反交趾李朝,从广源州“直奔雷、火洞,复据儂州”的记载,其中一个“知”、一个“复”,道出了依存福、依智高父子的老家确系儂州。因此,儂州是依智高的籍系,当是无可置疑的。

司马光《涑水纪闻》将石鉴话中的儂州误成了广源州,儂州在《宋会要辑稿》中仅只两见。以后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虽有依智高知儂州之说,但那是因袭《宋会要》而来的。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黎崱《安南志略》、脱脱《宋史》以及越南无名氏《越史略》等则又是沿袭《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来。可以说,儂州作为州名,仅见于宋人的两部书,即《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该州因依智高父子的登台而出现,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究竟在今日的哪一个地方?

### 三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里未作任何考证就认为儂州在今广西扶绥县,似是以意断之,离事实太远。宋代,今扶绥县北部有思同一州及永康、陇陵、罗阳三县,中部有武黎县,南部有忠州,另插入一个儂州似不大可能。何况,依智高父本山僚,其地在右江之外,他所知的儂州怎会在邕州附近的左江地区?可以肯定,作为山僚的依存福所知的儂州是在右江溪洞地区。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先生在《越南历代疆域》中说:“儂州、平州、婆州”“都属于在高平之地”。“雷火州”在“高平西北,今属中国广西省辖地”(河内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3页)。所谓的“平州”、“婆州”、“雷火州”,就是庆历元年(1041年)依智高以儂州称云南道反交趾李朝失败后,李朝为了收买依智高,除了让他重任广源州知州外,“又以雷、火、频、婆四洞及思琅州属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的雷、火、频、婆四洞。陶维英先生所据以成文的元末明初的越南无名氏《越史略》也是如同中国的古书记载,只是将依智高自广源州“奔雷、火洞,复据儂州”改为“自雷、火洞,复据儂州,改其州曰大历国”而已,不知他根据什么以“四洞”为“三州”。雷洞在宋熙宁年间已经分为上、下二雷洞。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甲子,广西经略司曾经奏称下雷洞首领依盛德率领丁壮抵抗交趾李朝入侵,保卫下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5)。元丰七年(1084年),宋方代表成卓与交趾李朝代表黎文盛进行边界谈判,亦议定以“上雷、下雷”等地“从南划界”,以北地方属于宋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49。按:原文“上雷”误成“上雷”)。至元十五年(1278年)，“上、下雷洞”降附元朝(《招捕总录》)。到明朝天启(1621~1627)年间,刘文征《滇志·旅途志》却说归顺州(今靖西县)“有河出交趾达左江,湍泻石中,不可以舟。通河行,有上雷州在河之右,下雷州在河之左”。这条河就是今源于广西靖西县的龙河,流入越南后复于今广西大新县硕龙乡德天屯流入大新县,形成著名的德天瀑布。该河流至硕龙乡念底屯时,与东南流的下雷河汇合成为流入左江的黑水河。由此可以清楚,上雷就是今龙河以西的越南高平省重庆县的北部,下雷则为今广西大新县西部的下雷乡及硕龙乡的一部分。

从依智高母子自广源州“奔雷、火洞”及交趾“以雷、火、频、婆四洞和思琅州属之”二语,可知雷、火、频、婆四洞及思琅州为近邻州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五》载嘉祐七年(1062年)十月,广西经略安抚司言:“知火洞忠武将军依宗旦、知温洞三班奉职依日新愿以所领雷、火、计、诚诸洞内属,却给省地归乐州,永为良民。”知温

闷洞的依日新,就是依宗旦之子。温闷洞,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安南国》称为“温润寨”,至明代称为“湖润寨”(《明实录·永乐实录》卷164),其地即今广西靖西县的湖润镇。计洞,自宋迄今其称不改,在今靖西县城所在地;诚洞,即今靖西县新靖镇诚良村。频洞为今靖西县岳墟乡,清代尚以频洞相称,民国以后始改为岳墟。婆洞,疑即光绪颜嗣徽《直隶归顺州志》中的“马洞”。马古读为姥,早为语音学家判定,比如《诗经·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句,马读姥,全诗才协韵。《庄子》的“马生人”句,不能解释为“马生出人”,此“马”不是牛马的马,而是读作姥的马,也就是后来的“妈”。古书上的“马子”,就是“母子”;“瘦马”,就是未成年的妓女;“马子”,即是女人的便溺器,今人仍称的“马桶”即由此而来。古代,马为明母,婆为并母,都是双唇音,读相近。所以,婆洞可能即马洞,其地在今靖西县岳墟乡的北部,化峒镇的西边。如此,则火洞无疑在今靖西县的化峒镇。化峒,清光绪颜嗣徽《直隶归顺州志》又称为华峒。火古音毁,化古音回,化、华二字读音又相近,因此火峒既称为化峒,后来又衍为华峒。其实,火峒的“火”,可能是壮语“fa:i<sup>55</sup>”即“水坝”的近音译写字。化峒为岩溶峰林谷地,龙河由西北流入峒中。沿河两岸,地势略为开阔,是个丰于鱼米的峡谷平地。河流两岸稻田,主要靠拦河筑坝以资灌溉。水坝的作用在其处典型突出,因此名其地为“toy<sup>33</sup>fa:i<sup>55</sup>”(依靠水坝灌溉的峒场),音译则为“峒火”;后人以汉语构词模式规范,则又成了“火洞”或“火峒”。而思琅州,明代分为上思琅、下思琅二州,见于《明实录》的《英宗实录》卷43及《宪宗实录》卷104,其地在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如此,雷、火、频、婆、计、诚、温闷诸峒及思琅州,其地相连一片,在今中国广西靖西县东南、大新县西及越南高平省重庆县等地,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越南陶维英先生《越南历代疆域》之误,一是将雷、火、频、婆四洞误成平州、婆州、雷火州;二是误将频、婆二洞框于越南高平省范围内;三固然雷、火二洞“今属中国广西省辖地”,却误定它们在越南“高平省西北”,实际上宋雷、火二洞是在今越南高平省的“东北”,有少部分地方还在高平省东北重庆县的北部。

雷、火、频、婆及思琅州今之所在既已明白,按《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关于依智高及其母阿依自广源州“奔雷、火洞,复据悦犹”的文意,悦犹州当又在雷、火二洞之北深入于右江地区,不当如陶维英先生所说的“属于高平之地”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2《安南》谅山府“广源州城”条载:“悦犹、安德,旧俱与广源接界。”又“邱蟠山”条载:雷、火“洞,盖在广源、悦犹二州间”。顾氏以悦犹州的地望言之,不失其理。此处两个“广源”,前指“大”广源州,即开宝九年(976年)广源州首领依民富求附所率的包括雷、火二洞在内的温州及广源、武勒、南源、西农、万涯、覆和、弄州和古拂、八耽二洞等十州洞的广源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七三》),即“广源道”;后指“小”广源州,即指治于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广源州自身。安德州,治今广西靖西县安德镇,在今靖西县的西部。悦犹、安德二州既与广源州(广源道)接界,自然二州一居东一居西,分据于今靖西县的两侧。同时,雷、火二洞又在广源与悦犹二州之间,则悦犹州舍今靖西县东部武平乡莫属。据光绪颜嗣徽《直隶归顺州志》舆图所标,清代武平仍“盎鸭”一地名,疑其地可能为宋悦犹州治所在,“盎鸭”为“悦犹”的近音转写。不管“盎鸭”是否是“悦犹”的近音异写,宋悦犹州在今靖西县东部武平乡,则是可以肯定的。它不仅符合于《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记载昭示的方向及顾祖禹说明的地望,而且符合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关于“山僚”地在“今右江西南一带为多”的分布格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原为“山僚”先知悦犹州后知广源州的依存福,其籍在今中国广西靖西县东部的武平乡。那时,虽然悦犹州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为宋朝的羁縻州,但是其西的计洞与其南的火洞、温闷洞、雷洞,宋初为依民富广源道所属的温州,嘉祐七年(1062年)以后则为顺安州之地。越计洞往西,又为安德州。安德州在唐朝贞元十二年(796年)已经设置,当时属安南都护府羁縻州,宋后改属邕管右江道,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7《奏为边事》中曾提到其首领黄周南为宋朝打探边地军情。悦犹州之东是冻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七》),北则田州。这些情况说明,虽然悦犹州还没向宋王朝报名注册,为邕属羁縻州,但其周围州洞都是宋朝的羁縻地方,是宋朝的王土,不能将悦犹州单挑出来,不承认其为宋朝的王土,从而否认籍系悦犹州的依存福、依智高是宋朝的王民。

依智高起兵失败了,他的部众可能四散逃亡,分落各处。同时,宋时广源道有十州洞之多,依姓族人也不少,他们或存或散,于是遍布于南亚诸国。后来越南的依人、老挝的佬人、泰国的泰人都传颂依智高为其英雄的先人,这是慕英雄仰英雄而世代相传,谣塑成型的。它可以抚慰民族的心灵,可以凝聚群体,成为群体凭托的灵气,无可非议,但如果将他塑成“荣升李爵,千秋殿上振南朝”的偶像,就显得浅薄可笑了,因为依智高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摆脱交趾李朝的羁绊,走求宋一官以统一诸部之路,不能认为他是为振兴越南李朝的人。

[责任编辑:覃彩奎]